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樗菴存藁卷四

清鄞縣蔣學鏞聲始撰

貞女說

聖人制禮大都爲中人設俾之可以跂而及故至高甚難之事不著之禮經然果有天性專摯能爲至高甚難之事聖人必不擯之於禮之外古者婦人有從一之義夫死則終身不更適後世更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先儒往往哀其情而不盡許之以禮近人如歸震川之貞女論錢鶴灘之旌表趙氏貞女議尤多譏貶震川據曾

子問凡二條其一曰婚禮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既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弗娶而後嫁之因謂弗娶而後嫁見女之可以嫁見嫁之合乎禮其實許諾者許其不得嗣爲兄弟之言耳夫婦本有如兄如弟之誼遭喪則廢婚故云然非絕之也至弗娶後嫁又別記變禮壻之父母死女何罪焉免喪則可以娶矣設有終弗娶者此壻之棄女非女之背壻故可以嫁豈謂婚禮之遭喪中止者在壻則必絕在女則必嫁之聖

人爲此不近情之禮哉曾子問又云婦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反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因謂未成婦則不係於夫矣況未嫁而夫死之女今按此條本爲孤子無父母者設儀禮婚之明日婦盥饋於舅姑舅姑沒則於祭時行之謂之廟見據此謂未廟見者爲不成婦則婦之成否以舅姑爲重而同牢合卺之禮爲輕設有夫死而能承事其舅姑雖同牢合卺之禮未行而亦不失其爲婦蓋禮由義起若泥其一端而不知爲之隅反則人生遭遇萬變聖人豈能一一而爲之訓

姜西溟嘗疑曾子問爲漢人僞撰吾謂卽如記所云亦
不得以不嫁爲非禮而反以嫁爲禮鶴灘之言曰古者
納采至請期男女各主於其家之長而爲男女者不預
聞焉迨親迎之夕壻之主人醮之曰往逆爾相女之主
人醮之曰往之爾家於是男始知所配女始知所歸卽
未嫁三月教之公宮止泛語以婦德婦功婦言婦容而
未指言事舅某事夫某今世則不然女子知所主適一
而不二君子不暇責其室處而外慕寧過而與之按鶴
灘特泥於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

不親故有室處外慕之誚夫行媒始於納采旣納采卽
問名於是卜之於神得吉卜乃納徵未卜以前婚約未
定旣卜而納徵是謂許嫁其後納幣請期諸禮遂踵而
行之然則不相知名者指納采之先耳男子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古今通義爲家長者
何所諱而必欲闕之使其男女不得預聞鶴灘又謂知
之慮開其情欲其實公宮之教女已明知爲嫁而設情
欲之開在嫁不嫁不係乎名之知不知也考曲禮別云
女子許嫁纓孔疏謂纓有二內則衿纓綦屨之纓用之

以佩容臭香物許嫁之纓儀禮昏夕壻始爲婦脫之蓋
纓者繫也許嫁則見其有所繫屬也夫禮不言許嫁之
女當爲夫矢節而特著許嫁繫纓之文此正記禮之微
旨不欲概以至高甚難之行責天下之中人而隱示許
嫁之有所繫屬以聽天性專摯者之自能允蹈今直因
經文不載遂溝而出之亦昧於禮意矣予舊聞同邑陳
氏之子病瘵所聘戴氏女聞其將不起語其父託言視
疾卒後遂畱不肯歸爲其夫立嗣苦節六十餘而沒嘗
欲爲之立傳而未詳其夫之名不果作壬寅三月比鄰

黃大經之子定聲年十九而殤其婦金谷亭之女與戴氏事絕相類前一歲大經將爲子授室已請期會丁內艱而止未幾定聲得危疾日加劇谷亭爲禱於神女聞之卽泣語其父曰黃氏子設不祿兒願終爲孤嫠父愕然女徐曰大人弗怪也昔使黃氏非遭喪兒已久侍巾櫛豈容更奪志父謬言病可治百端開慰因遣往外家及定聲卒女聞信遽呼其父父問意何居女對如初且欲歸父意其歸而可以徐爲勸止也從之女立召樂婦欲薙面蓋吾邑舊俗嫁前一日始薙面女欲以此實其

爲已嫁之女使其父無從改議家人共止之卽自擲於地父知不可止悉如所請遂易衰服奔喪執婦禮於黃氏嗚呼古之矢節者嘗斷髮截耳去鼻今女則以雍面遂其從夫之義蓋深長之慮欲借此證明其爲婦以絕後此之游移何其明且決也嘗論三代之時風俗淳厚故婦人多以德見而不以節見卽以節亦循其常而不蹈其變後世名檢蕩然天特聚正氣而鍾之一二人俾之遭遇不幸極性情之堅忍以爲世之寡廉鮮恥者痛下針砭不然深閨稚弱豈能習知經訓其事又數百年

所僅見非有成轍之可慕而一往莫遏如濟瀆之能自達於海儒者沾沾持紙筆議禮制自問至性何有而尙敢以尋行數墨之見銖兩尺寸裁量其後哉或謂女年尙少姑俟蓋棺論定予謂不然使女稍有自憐寂寞之心瞻前慮後惟其父之所主清議固不得而責之卽家人勸止詎無開諭及此者而志卒不易且吾聞女瀕行父誠之曰汝舅方抱喪子之戚往無過哀致傷堂上心女領之旣視含殮畢朝夕哭有節夫哀樂之難制一也以女之創深痛鉅疑其一慟幾絕而能守父之誠體舅

之志忍人之所不能忍卽此可驗其情之專確而又何慮其他古井無波百年當如一日耳予旣未及爲陳氏婦作傳因此事遂牽連書之雖二婦豈待予文爲重予特怪儒者之昧於禮意而不樂成人之美也故論著之如此

槎說

同學張子效晦自署曰望槎予徵其說則曰吾困於俗久矣方思棄家爲汗漫之遊槎吾家故物也吾能無望哉按博物志稱海客乘槎至星漢閒不指博望博望使

西域歷大夏諸國歸奏河出於闐不聞有槎君家故物
良屬子虛烏有人情好舍近徵遠君家自味芹先生遺
澤世以詩文雄長於鄉數年來風流消蝕先業漸墮哲
昆早逝吾意張子方當招魂荒野抱痛連枝尙何取於
槎而望之抑嘗論張子之材輪囷離奇不中繩尺則散
木也其爲人面目嚴冷溫氣都盡則又槁株也使一旦
違其本性飄墮塵海之間浮沈上下吾恐支機之石不
可問得毋如土偶之笑桃梗者乎張子休矣雖然昔與
張子同請業於雙韭之門文章淵海稍津逮焉而未克

卒業今張子獨憑藉遺書泝流直上倘他日學成不止
爲瓣香增重且令味芹一派縣縣延延源流相接此真
故物也微張子望吾且爲張子望之矣佛有筏喻舍筏
則達岸矣達岸則舍筏矣今張子或未遽達此姑有事
於槎焉作槎說

平臺頌

有序 代

維天眷佑我國家自肇造來版圖式廓覃及海外皇帝
以聖神文武之資御極五十餘年久道化成沾被暨訖
罔弗從欲以治茲臺灣一隅自遂古未通中國明季鄭

芝龍爲海盜賂土番借以屯聚受招撫後棄之大兵下
閩芝龍迎降其子成功遁之海上招集餘孽復取其地
定爲老巢康熙二十二年閩督姚義之遣靖海侯施琅
破降鄭氏盡其地自此建城邑設官吏與內地等其地
饒五穀及他貨物閩藉以給商舶徧走他省爲一大都
會近以守土吏弗戒逆匪林爽文煽誘奸民跳梁無狀
大吏入告皇帝初令閩中守兵平之踰時逆匪猶肆旅
拒他帥臣有奮身願效前驅者天子曰嘻此小醜何能
爲諸臣無張皇惑內地民視聽廟算默定先遣督臣李

某往閩疆調度兵食檄江東西兩浙廣右各輪軍糧火
器以助特命大學士福某選各省勁卒合勦尅期渡海
衽席過師土番角崩逆徒膽碎遂生獲首惡林爽文兼
俘餘黨以歸伏思臺灣雖海外然沐浴本朝德化已踰
百年樂樂利利何敢自外覆載不過流寓奸民狐鼠相
結皇帝灼知不甚費剪鋤獨簡用一二大臣或安戢海
疆或統率王旅先聲丕播大勦立成抑且屢頒聖諭歸
咎有司武威旣張吏治加飭虞廷之舞干崇墉之因壘
蔑有過焉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欽惟聖朝誕膺天命旌麾南指閩疆底定東寧別島舊
屬紅彝諸史地志以遠見遺羣山矗矗洪濤瀾瀾踰
一同長亘千里繫昔小腆化爲長鯨自擬虬髯蛟窟是
營仁皇初載三藩造孽乘機越海恣其蹂躪我有虎臣
挫厥凶鋒甲螺稽首荒服來同休養生息百年於此苗
頑革心不煩分北土壤饒沃物產浩穰列肆聚族強半
閩商若粟有批若苗有莠中有巨慝潛相煽誘長吏恃
威時或恣睢此方束濕彼竟負嵎蟻聚蜂屯逞其狂噬
或稱大舉殲厥醜類天子曰吁朕不嗜殺豈有鈞弩爲

鼯鼠發絕島匪遙尺箠使之自古用人勝十萬師咨爾
督臣爲朕經畫峙糧礪矛蒐我軍實咨爾輔臣爲朕專
征討罪宥過歸於好生風檣遞發樓船高鶩陽侯帖服
水犀整暇逆徒駭竄禡其游魂生致元兇繫頸轅門番
民迎師焚香載道分別玉石恩踰大造方賊初起羽書
縱橫止毋調發惟帝之明迫賊稽誅羣情憤惋預計蕩
平惟帝之斷疆事有托師中有命仗我股肱剪此梟獍
策勲奏凱鉅典煌煌釀變者誰兼飭官方自此牧宰廣
布帝澤惟帝之仁與天合德平淮碑刻大手煒如小臣